

主角

观芸芸众生 察纷扰世相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
记者 杨晨

“

今年，彭州女孩常心怡提前“回了家”。

常心怡不到十岁的那一年，一场地震让她永远与父亲分开。带着对家、对团圆的无尽渴盼，她给自己取了一个直抵灵魂深处的网名：最美不过就三人同框。

她回的这个“家”，是烈士父亲常瑞广安息之处，也是父亲生前曾用生命保护的地方。

十年前的那场大地震，让处于龙门山断裂带的彭州龙门山镇银厂沟遭受浩劫。当时九峰村七组谢家店子的17户村民，只有一人幸免于难。

在那场突如其来的天塌地陷中，正在谢家店子执勤的警察常瑞广被吞噬在滚滚泥石流之中，长眠于青山。

每年5月12日，常心怡都会回到父亲长眠的地方，看望与祭奠。

今年，常心怡提前4个月回到了这里。

和以往不同，19岁的她，穿上了一件与父亲身上当年一样笔挺的警服。

10年之后，
常心怡想用这样的方式
告诉父亲：
我也成了
和您一样的人

常心怡祭奠父亲。

女儿穿上警服，春节回家向地震中牺牲的父亲敬礼

『长大之后，
我就成了你』

常心怡向父亲敬礼。



常心怡参观荣誉室。

常心怡说：
“毕业后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回到彭州，毕竟家在这里。”

擦净墓碑

她向父亲敬了一个练习已久的军礼

一月中旬，结束了在贵州警察学院第一学期的学习后，常心怡打包行李，踏上了回家过年的旅程。

除了寒假所需的衣物外，她也将自己的警服整齐叠放进箱子。

这套藏青的制服，于她而言不仅是担在肩上神圣的职责，也是对逝父亲深沉的怀念和承诺。

“进入警校后，学校就给学生发了警服。收到后就一直想着带回家给爸爸看看，告诉他我也走上了他曾走过的路。希望爸爸放心，我并没有让他失望。”默默怀着这样的念头，回到彭州后，常心怡第一时间赶回了龙门山镇白水河社区，回到了爸爸曾用生命呵护的家。

十年前的大地震，让曾经的谢家店子不复存在，倾泻而下的山体高耸成天然的墓碑。如今向外的

公路早已通达，山体周围村庄星星点点透露着生命不息。只是在半山腰上，一块烈士纪念碑还不时提醒着人们这里的过去。碑上，镌刻着常心怡父亲“常瑞广”的名字。2008年后，每年的5月12日，常心怡都会来这里和父亲“说几句”。

冬季难觅的阳光里，寒风依然凛冽。常心怡弯下腰，仔细地拾起散落在碑前的枯枝败叶，堆在一边。纪念碑前被泥水模糊的石碑也被她用纸巾认真擦拭，逐渐露出关于父亲的一字一句。

整理完毕，她迅速拍拍手，笔直站立，右手五指并拢，举手齐眉，向父亲敬了一个自己练习已久的军礼。“今年不一样了，自己以前啥都不懂，如今穿上警服，可以像大人一样给爸爸作出承诺了。”

渴望团圆

她为自己取名“最美不过三人同框”

常瑞广生前所在的白水河派出所，在离纪念碑不过十几公里的地方。这也是常心怡“回家”的目的地之一。

派出所里专门腾出一间房成立的荣誉室内，父亲常瑞广留下的笔记本和明信片被妥善存放。摊开的笔记本内页上，常瑞广一笔一划清楚罗列自己的工作进程和安排。“用现在的活说，他就是个工作狂。”回想起父亲生前奔波的身影，常心怡这样评价着自己的父亲。

“以前的话，他少则三四天，多则半个月才回家一次。所以每到暑假，我就会到白水河陪着爸爸，争取多一点的相处时光。”那些已经有些模糊的儿时记忆里，那个魁梧帅气的山东大汉，总是拿着小本本，走村串户。

身穿警服，坐在村民旁边，一

边询问一边捧着本子迅速记录的父亲，是孩童时常心怡所敬仰的父亲形象。“也正是因为对那一身警服的亲切感，小的时候多多少少都对警察这个职业充满着向往。”

虽然工作中的父亲总是一脸严肃，可一旦回到女儿身边，又展露出为人父的温柔。这段柔软的回忆，也被洗印成一张张彩色照片，轻压在家中客厅方桌的玻璃板下。“这张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照，这张是我一岁多一点的全家照，这张是……”常心怡向记者念叨起过往。看到自己捧着奶瓶留下的萌照，常心怡说爸爸告诉她，“小时候喝奶时，握瓶的小手不停左右换，特别逗。”

这堆照片里，常心怡最珍视的是2001年自己裹紧在母亲背上，露出泛红小脸，和双亲一起留下的合影，“最美不过就三人同框”。



派出所荣誉室陈列的常瑞广遗物。

长辈寄语

希望“大侄女”平平安安成长

“小心怡长大啦，穿着警服回了家”的消息也传遍了常瑞广生前的朋友圈。就在回到白水河派出所的那天，常瑞广生前的好友、白水河社区党支部书记郭阔特地赶来，见了这位“大侄女”。

“一转眼，十年了。”郭阔说，大家最近还聊起，地震来的那一刻，人生曾仿佛看到了尽头。正是经历过这种“死里逃生”，看着端坐在旁边身穿警服的心怡，郭阔甚感慰藉。“孩子看着本本分分，也很勇敢，也像爸爸一样勤勤恳恳。她能够平平安安成长，就是我这个老辈儿的心愿。”

这样的“老辈儿”不只郭阔一个。常瑞广生前的同事及搭档刘应强也一直关照着常心怡的成长，至今他的电脑里面，还储存着不少常家父女俩出游的照片，以及常瑞广生前执勤时留下的影像。

“关于老常的记忆太多了，我其实以前还打算趁这个十年，给他写点啥。”关于这位“老战友”的故

事，刘应强说他肚子里装得太多：“其中不乏一些糗事，比如常瑞广说彭州话发音不标准，把蟒蛇发成‘忙’蛇。如果说这些，我算不算损人啊。”话毕他自己也大笑起来。

不过刘应强口中更多的，是关于这位老友的仗义执言、勤勉认真以及重情重义。“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，他虽然是烈士，但在我心中只是个曾活在我身边，有血有肉的人。”刘应强回忆，平时交往中，常瑞广很少提起家中的事情。“一旦提及，一定绕不开心怡。每每说到自己的女儿，一个父亲的爱和骄傲是掩饰不住的。”

如今十年过去，2008年所里的同事们如今都调离分散到各地，刘应强也于今年一月调至小鱼洞镇任职。时过境迁，大家虽然偶尔还会坐下来，你一言我一语串起关于那年的回忆，但更多的也感叹着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

“每个人都更该走好自己的人生路，包括心怡。”

近乡情怯

跟随父亲脚步想回家当警察

“回家”后，常心怡在微信朋友圈里，更新了这样一条状态：“跟随您的脚步，真的是对的么？”十年前带来的阴影，让这个女孩曾不断地问自己：“我真的要像爸爸那样当一名警察吗？”

回忆不得不再次被残忍地拉回到十年前。本来只是一个正常的上学日，却在一阵地动山摇后被打乱。“外公接我回家安顿好后，就直接打着我父亲的电话，试图联系上他。”

无法接通。起初全家人祈祷着只是因为山里信号不好，所以造成了暂时的失联，默默等待着常瑞广报平安的来电。“没想到，父亲再也不会打电话回来。”当被通知可以进银厂沟时，已经是两三个月后。快满十岁的常心怡牵着大人的手，踏进了那个已经满目疮痍，却仍满是父亲足迹的地方。“莫得法了。”大人们这样议论着，摇摇头。

“其实那个时候。我并不知道他们口中的‘你爸爸走了’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我想，爸爸应该是出差了，出了一趟远门，还会回来的。

可真的过了一两年，又长大一点后，我才知道，爸爸是真的走了，不会回来了。”

母亲在心怡小的时候因病过世，父亲的离去，也让这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去明白坚强的意义。“放学了，看着同学们有父母接回家，我也想知道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。”但小女孩也告诉自己，也许是因为自己长大了，所以已“不需要”来自父母的关照。

“越来越懂事，我也愈发理解父亲的‘牺牲’。”当可以进入警校学习的机会摆在面前时，常心怡更加体会到父亲所要承担的责任。“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。想到父亲的过世让我也心生一丝恐惧，甚至胆怯。但这是父亲走过的路，对我来说更多是熟悉，我也希望他可以安心。”

“跟随您的脚步，真的是对的么？”常心怡说，虽然有疑问，但她知道，内心的答案是肯定的。

“毕业后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回到彭州，毕竟家在这里。”

下载封面新闻APP
浏览最新资讯